

茂隆银厂轶史

王敬骝

阿佤山上的班洪、班老，是近三百年来世人瞩目的一个地方。它之所以为人注意，自然是跟那里的茂隆银厂分不开的：早在清初，这个厂就以其丰富的银产和众多的矿工引起了朝野的注意；在本世纪30年代，那里又因爆发了抗击英帝国主义武装侵占矿区的“班洪事件”而为国人关注。但是有关班洪、班老和茂隆银厂的实际情况，过去记载不多，其中且有不少传译不实之处，殊为可惜！

作者是一个语言科学工作者，长期在阿佤山区工作，会说佤语和傣语，所以，对于明、清以来滇边的历史，虽无深入的研究，亦愿以本人长期实地调查所得的有关茂隆资料，就正于读者。由于这些资料大多是流传在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的口头，而不见于史籍的，故称之为轶史。

一、茂隆银厂是谁开发的

据作者调查，茂隆的开发应该首先归功于被南明封为晋王的李定国。自然从民族团结的史实看来，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李定国和班老佤族王子、孟定傣族土司共同开发。

公元1659年，当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桂王朱由榔，在汉奸吴三桂的追击下，从滇西败退入缅甸的阿佤之后，拥戴由榔的原农

民起义军将领李定国，也率部尾随到了孟定、木邦一带。

孟定，木邦地处阿佤山区边缘，离班洪、班老都不过一日之程。这时，恰巧在班老的老炉房（原名邦迈）发现了银矿。发现的过程是这样的：在上班老的水菜寨，有达铁、达太兄弟二人，在一次狩猎活动中，获得了一块含银量很高的银苗。他俩并不认得是银苗，只是出于好奇，把它带回家里。尔后，被他俩的母亲遗忘在盛棉花箩筐里，不久，则随棉花卖到了孟定街。当街上买棉花的傣族在棉筐中发现这块珍贵的银苗时，整个孟定街都为之轰动了。这样，当驻扎于孟定的李军获悉班老一带有丰富的银矿时，出于持久抗清的考虑，就决定进驻阿佤山，与佤族、傣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银矿。当时，三方面商定：由班老出地皮，李军出人力，孟定供应粮食。并且剽牛饮血为盟：佤、汉、傣三家，精诚团结，代代相好。有背盟者，罚龙首之马三匹，金角之牛三头！

那时，现在的班洪、班老一带，实际上还是一些“各自为政”的氏族村社。以金河为界，河东南的现班老乡一带，以班老部落为较强大；河西北的现班洪乡（包括南腊乡）一带，则以南板部落为较强大。为了使这些地方的佤族有所统属，便于领导，李定国曾假由榔之命，封班老部落的头人达香温勳为班老王，敕赐金印，至今犹存。

由榔遇害前后，孟定、木邦等地相继失守，李军退据阿佤山区。

在阿佤山区，李军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因为，山区粮食原本不能自给，李军又坚守信誓，决不侵扰山区各族人民，这样，李军就只好找“拉考拉欧”（树皮草根）来吃，许多人因此饿死了。由于饿死的人太多，无法一一埋葬，因此，在阿佤山上到处平添了许多集中掩埋饿殍的大坟堆。佤族称这些大坟堆为“巨人坟”，或吃“拉考拉欧”即“树叶草根”者之坟，以寄哀

思。

由于乏食，李军除留下了部分在原地坚持外，主力则往东转移到孟连、车里一带去了。1662年6月，李定国病歿于孟腊（一说景线）。

李定国死后，汉奸吴三桂和缅甸方面都曾想来进攻班洪、班老，但留守李军与当地佤族人民紧密团结，严阵以待，他们的侵犯阴谋未能得逞。

李定国在阿佤山区为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各族人民非常怀念他。在阿佤山上，有不少地名是与李军的英雄事迹有关的，有两处地名则更是由于李军帮助群众解决了山区最感困难的吃水问题，而直接被命名为“李水”的：一处是沧源县永和乡和糯良乡交界处的小河；一处是今沧源县勐省镇回珠办事处的南邻寨。这一河一寨，傣族地名原来均叫“南李”，意即“李水”，后来，为了避免清政府查究，机智地把它变读作“南邻”，意为“笕槽水”，但群众中谁都知道“南邻”原叫“南李”。佤语则两处都一直叫“饶姆李”，即“李水”。

为了长期固守银厂，李军除了开矿，还安营扎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之中，还有许多人跟当地佤族结合，混为土著了。这就是现在班洪、班老一带为什么会有营盘、湖广寨、南佛（观音）洞等许多汉语地名；班洪、班老的佤族中为什么会有李、白、王、杨等汉姓的原由了。在班老的佤语中，土著的保姓（见后）三族，统称“香郎”；李姓则叫“香塞”。“香”为“好香”之简称，意为“宝石之宫”或“王”，“朗”为“上”，“塞”为“下”；“香朗”即“上边之王”，“香塞”即“下边之王”。这说明了当时李军与班老佤族王子的亲密关系，也说明了现在班老佤族中的李姓，确为当年李军中的李氏之裔。

二、吴尚贤与茂隆银厂

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云南石屏人吴尚贤，“穷走夷方”，来到了班老。当时，银厂虽然还办着，但是，由于留守李军组织不善，产量不多，收入有时不敷厂用，常常还得靠外出劫掠缅甸客商维持。因为，自缅甸王把永历帝由榔执交吴三桂之后，李军一直视缅甸如寇仇。吴尚贤初到银厂时，在厂里割马草，当杂役。但吴出身矿工，精于冶炼，加之为人正直，很有组织能力，因此，很快就取得了广大矿工的信任，进而被拥为矿主。

关于吴尚贤被拥为矿主之事，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吴进厂之后，虽为杂役而很得人心。不久，厂里就流出了这么一种谶言：矿之所以不旺，是由于没有找到合天意的矿主之故。故主的脚底板上是有大官印的。当人们正有留心寻访脚底板上有大官印的人时，有一天，恰巧是吴割好了马草，伸直两腿躺在马厩旁边的大殿上睡觉，人们一看，他的脚底板上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烙印，于是便认为这是符合谶言上所说的矿主了。

而吴尚贤的胆识和才能，还可以从以下传说中窥见一斑，吴被拥为矿主后不久，有一天，矿工们得知有一帮缅甸客商，驮着很多货物要经过滚弄江，就照以往所为，袭劫了他们。当全厂正为袭劫成功，设宴痛饮之际，吴突然放声大哭。大家惊问其故，吴说：“我想到我们的矿就要垮了，怎能不哭？”理由是：一、由于一次劫掠可以得到许多横财，如果大家都想着怎样去发横财，谁还肯下死力开矿？二、如果厂里劫掠行商，商旅裹足，矿上所需的粮食、物资如何运得进来？厂里所产的死银又怎能变为活宝？最后，吴说服了大家，把抢劫来的上百驮货物全部丢进了滚弄江！

为了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吴还与当时的班老王子向中土重

修旧好，剖木为盟。这就是各族人民至今传为美谈的“向中土——吴尚贤会盟木刻”的由来。木刻一剖为二，双方各执其半。吴尚贤所持之半，吴死后不知下落；香准图所持之半，则一直保存于班老，1954年时才由其后人保卫厂上交我人民政府。

在吴的领导之下，银厂日益兴旺，原有矿工已感不足，于是，吴乃广招矿工。这样，矿工中才有以后的“湖广籍”、“云南籍”之分——原有矿工因李军转战湖广，故多湖广籍；后招矿工则多为云南本地人。但无论湖广籍、云南籍，吴均一例团结，书载当时“厂例无尊卑，皆以兄弟称”。头领有时或称“爷”，书称“大爷主厂、二爷主众、三爷主兵”。在当地佤族群众中至今流传有名的银厂头领，除吴尚贤外，尚有李三贵、杨公亮、王光亮等。从民间传说吴、李“平起平坐”及“老吴办厂、老杨打井”，“吴老爷办厂，王光亮带兵”等民间口头语来看，李三贵似为原李军负责人之裔，与吴尚贤同为矿主的；杨、王则似应为其“二爷”和“三爷”。矿工一时多达数万，厂区扩大到周围数百里。厂本无名，至此乃根据傣语和佤语平常所说的“大矿”，正式定名为“茂隆”。“茂”者，他处汉字或写作“募”、“磨”，傣语和佤语之“矿井”或“矿”也；“隆”者，他处汉字或写作“弄”，傣语和佤语之“大”也。

由于吴尚贤本人系石屏矿工，不谙南明旧事，且当时离桂、李之败，已历康、雍、乾三代，李军旧人中的抗清思想也已淡忘，所以银厂此时对清政府与缅甸的态度都与以前大有不同：对清政府称臣纳课，对缅甸修好通商。这样，就使银厂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能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名的银厂之一。由于当时清政府对于有贡献的矿民，有可以授官的规定，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吴尚贤乃组织了有9头大象的庞大商队，进京纳贡。

但是，吴尚贤的良愿好心并未得到好报。他那里知道：清政

府对于当时云南边境上由亡明桂、李残部主办的“茂隆”和“桂家”两个银厂，一直心怀戒备。进京纳贡就无异于自投虎口，所以当他的回到云南，就被“滇吏借故毙于狱”。

吴尚贤之死，使阿佤山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恸之中，传说当时天昏地暗，吴朝贡去时为象队修筑的驿路和江桥，一时全部崩塌！至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清政府下令封闭了茂隆银厂。

由于茂隆银厂是由李定国开办，至吴尚贤乃大赢，“且利及天下”的，所以，至今佤族有谚：“么老李，克利老吴”，“么”为“银子”或“银矿”，克利”为“金子”，即：“老李之银矿”，“老吴之金子”。又有谚曰：“鑫老吴”，“格如老李”，“鑫”为“财产”，“格如”为“武器”或“兵丁”即“老吴之财产，老李之兵丁”。后招的云南籍矿工多姓吴、姓张。在班洪、班老的佤语中，吴姓叫“伙格朗”，“伙”为“汉族”，“格朗”为“鹰”，据说这是吴尚贤当年开玩笑时自比之词，说他是象老鹰一样，突然从天上飞来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两点意思：一是吴以雄鹰自比；二是吴当初确是单身一人突然到矿工中的。“伙格朗”在有些地方略而为“格朗”，即“鹰”，又因云南话“鹰”、“尹”同音，汉族中无“鹰”姓，所以讹而为“尹”姓。

三、葫芦国与班洪、班老王子世系

有些书上称阿佤山为“葫芦国”，也有称“葫芦王地”的。所谓“葫芦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政治实体；所谓“葫芦王”，也不是某个具体的家庭或个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乃是由于佤族传说人类是从“西岗”里出来的。“西岗”通常译作“葫芦”，因此，佤族居住之地也就成了“葫芦国”或“葫芦王地”。

直至解放前夕，整个阿佤山尚无严密、统一的政治领导，各

个部落，各有王子。王子佻语叫“芒”或“拉芒”、“西芒”——“西”、“拉”为前缀；也译为“王”、“君”、“官”或“官家”的。较大部落有18个，通称“阿佻山18王子”。班洪、班老为阿佻山区西部的两个较大部落，班老历史较久，至今已有9代，班洪历史不长，至今不过5代。

班老王子的祖先，原住开坑勐卯，至达尼宰时，迁至麻阁永奴。达尼宰有二子：艾香、尼算。艾香迁至陆西毛邦不弄，尼算迁至曼库。艾香后因不堪野卡侵扰，也搬到曼库。在曼库时，两兄弟之百姓为种地发生争吵。那时，阿佻山上以班况部落和绍兴部落为强大，班况王子就给艾香说：地方宽嘛，何必为种点地争吵呢？就指给他班老地方。不久，艾香病歿，其子达来和达利遂率其百姓离开曼库。一起走的有“西双阶”，“双西”为十二、“阶”为“老人、族长”，即“十二族之老人”或“十二族”。十二族中包括达来之子艾西袜，达利之子尼西王、三水桑三族。先在茨竹林上建寨，后迁曼卡，最后定居于上班老之永莱。达来之世系为：

达来→达香温勐（艾西袜）→达铁、达太→达桑→达漏→达阶刀→达板→艾坎→艾京

达香温勐为官名，“香”为“宝石之官”或“王”，“温勐”为“包有整个地方”，当即最初受封为“班老王”的。达香温勐无子，达铁、达太为其侄。铁为兄，太为弟。太无子。达漏之“漏”，意为“死里逃生”，传说有一次“野作”来砍头，矛中其左肩与左耳之间，伤而未死，故名。

1934年抗英斗争中有名的保卫国，本名艾香、又叫达监。其父名达究，为达阶刀之四子，达板之四弟。

达利之世系为：

其一：达利→尼西王→达香勐六→达香坎→香准图→达温→达昞格囊撒→无后

香准图当即汉族史籍上所记的“大山王蜂筑”，“香”如前所述，为“宝石之官”或“王”，“准”为“印玺”，“图”为“山梁子”；“香准图”即“大山掌玺之王”。“蜂筑”为傣语。“蜂”为“蜂勳”之简称，意为“宰相”、“总管”；“筑”即佤语之“准”，意为“印玺”；“蜂筑”即“掌玺之宰臣”。

抗英斗争中有名的保卫厂，本名达阶曩，为达温之子，达眈之弟。

其二：达利→三水桑→达脑→困桑→达省→达冒→达脑勳→保洪国

抗英斗争中屈膝投降之保卫民，本名达金，为保洪国之堂叔。

三族原来都住在永莱寨，后尼西王族传至达香勳六时，搬出另建永惹寨；三水桑族至达省时，搬出另建永东寨。以后又分出一些人到原银厂烧炭工人住的寨址去住，寨名仍叫“永伙”，意即“汉族寨”。这就是今日班老五个寨子的本末。

三族原出一祖，所以三族共同之“诏捧”（意为“管事”、“宗族长”），由三族中择贤担任。宗族长之世系为：

达香温勳（艾）→达香勳六（尼）→达香坎（尼）→香准图（尼）→达漏（艾）→达阶刀（艾）→达板（艾）→达眈（尼）→保卫国→保洪忠

三族现在的汉姓作“保”是抗英斗争以后才有的。在抗英斗争中，三族之“头面人物。达监、达阶曩、达金三人中，达监、达阶曩坚决抗英，因此村寨被烧，庐舍为墟；达金屈膝投降，因此村寨未被破坏。1936年中英会勘滇缅边界时，在南大开会，三人都被叫去说明情况，达监、达阶曩痛斥英帝国主义侵略暴行，陈述班洪、班老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茂隆银厂为佤、傣、汉三家共同开发的，当年歃血盟誓，佤族人民世代坚守信誓，为中国守土守厂，今日英帝侵疆犯土，亦断无屈服之理。我国参加会勘

的委员嘉其义，乃为达监取名“保卫国”，达阶曩取名“保卫厂”。达金在当时大势所向之下，腼颜辩解，说自己的投降是为了百姓免遭涂炭，因此，亦被取名为“保卫民”。自此以后，三族才以“保”作为其共同的汉姓。

班洪王子的远祖叫卡拉芒卷，原住在公明山附近的炯奴寨，故以“炯奴”为姓。传至翁邻，有子四人，号为：芒门、芒募、芒坎、芒宋。因緬族侵扰，乃分率百姓往北迁徙。芒坎迁至下班老，原全国政协委员胡玉堂就是这一支之裔；芒宋迁到永邦，然后又到曼相；芒募迁往曼拉；芒门迁往永叶。后芒门、芒募兄弟阅墙，芒门之子又率族它迁；长子达断暖迁至班洪，次子坎本迁至南板，三子困桑迁至富公。

达断暖迁到班洪后不久，其弟坎本、困桑合谋害之，收买刺客砍其后背，伤而未死。达断暖乃与其子达本攻杀坎本、困桑，并以武力逐步统一了今沧源县班洪、南腊两乡地，成为势力强大的班洪部落。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达本参与地方政府调解勐省与勐角董土司之间的纠纷有功，被清廷封为“土都司”，并赐姓“胡”，名“玉山”。“胡”者，从佤族传说人是从葫芦里出来的“葫”而去其草头。胡玉山死后，其子达坚准袭位，对汉官亦自称“胡玉山”，是为胡玉山第二。

1934年英帝国主义妄图武装侵占茂隆矿区，胡玉山第二以阿佤山18王子“总管”名义，召集各部落头人在班洪集会，誓驱英帝；1936年中英第二次会勘滇緬界务时，班洪又承头联合17王子，发表了有名的《告全国同胞书》，坚决抗英，大义凛然。所以，这次抗英事件通常也被叫作“班洪事件”。

胡玉山第二死于1934年12月，由于他生前曾为其子请名于镇康县长纳汝珍，纳乃以“班洪事件”之爱国壮举，为其三子取名：忠汉、忠华、忠国。胡忠汉死于1943年，以其子胡德胜年幼，先曾由胡玉山第二之胞弟胡玉芳摄政，胡玉芳在兄弟中排行

第六，通称“六太爷”，后乃由胡忠华代署，直至解放。

其世系为：

达断暖 — → 达本（胡玉山） — → 达坚准（胡玉山第二） —
坎亮（后略） 困俄（胡玉国，后略）
困三（后略） 困六（胡玉芳，后略）
达监勳（后略） 坎见（后略）
麻哈（无后）
坎占（后略）
→ 胡忠汉 — → 胡德胜
胡忠华（后略）
胡忠国（无后）

（本文作者为云南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佤山十七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前后

王连芳（回族）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达云南后，我在地方送来的材料中看到1936年阿佤山17王就中英勘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写得慷慨激昂，充溢着爱国热忱和凛然的英雄气概，其中“吾阿佤山数十万之民，宁血流成河，断不做英国人之奴隶”以及阿佤山全体民众“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之牛马”等几段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阿佤人抗英保国始于1891年。1900年英殖民者入侵佤山失败，转而强迫清政府在阿佤山勘界，佤山各部落严正声明：“阿佤山是中国领土，没有勘界必要。”两名英方勘界人员非法入境，在勐董（今沧源县城）打死佤族摊贩，佤山群情激愤，将二人击毙。英方借此事出兵，佤山各部落联合将英军击溃。可清廷却反过来血腥镇压群众，焚烧村寨。1933年秋，英军数百人强占佤山北部一些地区，送厚礼给班洪王、班老王，希望允许英人开银矿。遭到严词拒绝后，英人又欺骗说汉官已将炉房银矿卖给英国了。班老王胡玉堂和保卫国说：“我们是给中国守厂，有木刻为证”，让英方拿出卖矿证据。英方使者狼狈而返。1934年初英军再次入侵，班洪王胡玉山召集班老等17王，剽牛盟誓，兵分三路与英军浴血奋战。因班洪等佤族部落只有毒弩、大刀和火绳枪之类的落后武器，英军凭借大炮、机枪、燃烧弹等先进武器，又兼施奸计，强占班老下寨。期间，班洪王曾数次派代表请求国民

党政府发兵增援，但当局惧怕得罪英国，无动于衷。各族爱国民众忍无可忍，遂自动组成民族联军和西南民众义勇军开赴边境线，与班洪、班老等阿佤山人民并肩抗英。1934年4月，义勇军勇夺丫口，攻占炉房，节节胜利，可国民党政府却屈于英方压力，强令义勇军撤回，并将其大部解散。1936年中英二次勘界，阿佤山17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并与英军血战。1941年英军趁日寇封锁供应线之际，逼使国民党政府承认所谓“1941年线”，将阿佤山大片土地划到界外。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立界桩，该地相当一部分地区未定界。

1951年，中央访问团抵达普洱专区，基干二团政委兼沧源县工委书记张春雅同志告诉我，他带部队进驻沧源后，未定界班老地区的佤族大头人岩尖勐、岩景勐、岩勉勐和岩版勐前来表示欢迎，重申班老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决心向祖国，并要求春雅同志给他们封号。春雅同志说：“我没法给封号。”他们很不高兴。春雅同志再三解释也始终无用，最后急中生智说：“这样吧，我给你们起个名字。”于是，分别给他们起名叫保卫国、保卫民、保卫厂和保洪忠，他们十分高兴，回去后便作为自己的正式姓名，表明对祖国的忠贞。其中保洪忠同志经过长期锻炼，现已担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当时访问团的李乔、谭森同志也到澜沧县佤山的班箐和中课访问，分别见了两寨的头人拉猛和岩顶。他们回来讲，拉猛和岩顶的二儿子岩火龙1950年曾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拉猛回来说：“毛主席很好，我们要听他的话。”而岩顶受境外国民党残部挑唆，岩火龙劝谏多次无用。后来李晓村同志讲，岩火龙在1951年夏再次苦谏其父不成，遂穿国庆观礼时毛主席给的呢制服，用手枪自杀，昭示忠心，令人感动。

1955年中缅发表联合公报，友好协商边界问题。班洪王胡忠华拿着一个班洪王印来昆明，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一下，便又小心

地收藏起来。记得是个方形木印，很坚硬，比茶杯高，印柄图案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个葫芦，下层是三个王字。胡忠华讲上层图案代表佤族人类祖先诞生传说，下层三个王字，代表班洪、班老、永邦三王。他强调这是朝廷颁发给祖上的印信，阿佤人历经战火，拼命保存它，就是要证明阿佤山是中国的，我们是中国人。

1960年在中缅边界联合勘察过程中，保卫民等与班老头人再次向中方代表赵廷俊表示：“班老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坚决归中国。”1961年中缅双方协商，班老及班洪的几个村寨回到祖国怀抱，佤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终于获得彻底胜利。

（单文整理）

（本文作者当时任省边委副书记，后任省人大副主任）

班洪总管胡玉山

段世琳 李宗汉

“阿佤大山十七王，英雄要数葫芦王。”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云南边疆的佤族人民对班洪部落王胡玉山的崇敬和赞扬这声。胡玉山的一生是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生，他是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佤族英雄。关于他的事迹，在方国瑜教授等人的历史著作中都有所记载。

胡玉山，佤族，名“甲辈”（甲奔），官名“昆钟”（困钟），是云南西南角“葫芦王地”班洪部落第三代世袭王。他原无姓，因其父同孟定土司罕忠邦为调解勐角、勐省两土司的矛盾有功，被清廷迤南道刘春霖奏清皇帝批准赐以“胡姓”，其儿就取名“胡玉山”。清光绪十七年赐封“班洪土都司”官衔，民国二十三年被云南省主席龙云封为“班洪总管”，辖17王地。

胡玉山生于1880年，1934年9月病故，终年54岁。他的一生是在烽火中度过的，以他为首的“胡”家父子，贤侄贤兄在抗英斗争中戎马征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立下了汗马功劳。

锋芒初露

1885年，英国殖民者侵吞了缅甸，随之制定了侵略云南的计划，在云南西南边陲地区制造了“中英边界”纠纷。

1900年中英第一次会勘时，英方一支武装准备经葫芦王地的

班弄、班老、班洪进入勐角董傣族土司地。一天，在竹楼上坐在虎皮竹椅上抽着烟的胡玉山正在为中英勘界之事闷闷不乐。突然，蛮卡寨大伙头闯进房来报告：“‘戛拉’（佤族对洋人的称呼）已闯到我们寨里横冲直闯，乱拿我们百姓的瓜果蔬菜不给钱。百姓天天向我诉苦，要求赶走他们。这事怎么办？请尊王做主。”“听说‘戛拉’还要到班洪来”，胡玉山听后气愤地说：“戛拉真不讲理！”思考片刻后，他提醒大伙头说：“戛拉远道而来，不怀好意，要注意他们的行动！”说后，叫秘书写了一封信拿了一包鸡蛋交给大伙头带回去交给英国人，要求英军武装立即离开。

大伙头走后，胡玉山立即召集所属官员商议，决定派出武装到蛮鸠、蛮帕、班莫等地阻止英军。

侵略成性并自称“作佤专家”的英军头目司格德见到鸡蛋和信后，得意洋洋。谁知拆开信一看气得两眼都闭不下来。信上写着：“葫芦王地是中国的地方，你们不能来；如果敢来，我们就坚决打击！”

看完信后，翻译又告诉他：“鸡蛋不是礼物，而是佤族叫客人离开不准再来的信号。”司格德气得瞠目结舌，束手无策。后来，他只好带着官兵和勘界人员离开蛮卡绕道孟定，同中方勘界委员刘万胜、陈灿等经耿马进入勐角董土司地扎营。

1900年2月，因司格德部下列颠等三人骑马到勐董赶集抢走永和佤族的黄果，并开枪打死卖黄果的佤民一事，激起了赶集的佤、傣等各民族边民的无比愤怒，群起反抗，有两个“戛拉”被愤怒的群众砍死。这就是“黄果事件”。“黄果事件”爆发后，司格德发疯地派武装向勐董、永和进攻，沿路烧、杀、抢、掠，许多傣族、佤族寨子毁于大火之中。

胡玉山得知“黄果事件”的消息后，立即派出武装守住勐角与班洪之间的翁丁大山。同时又派出官员联合永和、绍兴、绍帕

等部落共同抗击英军。胡玉山还召开了各部落头人的紧急会议。会上，他说：“当时戛拉只说来察看地方，不是来打仗，结果却烧了我们同胞的寨子。戛拉不是好人，如果不打，很快就会烧到我们的部落！”会后，他一面派出武装援助勐董、永和，一面联合了一支3 000余人的佤、傣族武装向司格德英军展开反击。司格德英军受到包围后，预感有灭顶之灾的危险，被迫退回到勐角，并请求清政府官员调解，方得解围。司格德一伙不敢久留，最后被迫逃回缅甸，不敢再犯。

抵制洋教

由于1900年“黄果事件”的失败，英国殖民主义者认识到佤族的利害，无法用武力征服葫芦王地的边民；然而他们又不甘心放弃对葫芦王地这块盛产银矿宝地的侵吞。于是，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和驻缅甸的战略家们经过精心策划，采用了另一种手段——宗教侵略，进行精神战。他们知道，佤族人团结忠汉、英勇无比，只能用精神鸦片来毒害他们，只有破坏他们的民族团结和部落团结，削弱他们的斗志才能取胜。

1917年，英国殖民者派遣传教士永伟里、永文生父子以“传教”为名，窜到永和佤族部落进行阴谋活动，遭到佤族同胞的反抗。1924年，他们又从澜沧、双江据点向葫芦王地渗透。然而，由于傣族、佤族人民的反对和胡玉山的坚决抵制，永伟里父子始终未能进入勐角董土司地和班洪部落王地传教。班洪部落佤族人说：“我们的祖公吃了戛拉不少的亏，我们不能信奉他们的教！”胡玉山教育部落人坚决抵制“司拉”（佤族对洋教或传教士的称呼）侵略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英国侵略者用精神鸦片分裂阿佤山各部落团结的阴谋又被粉碎了。直到1934年胡玉山病逝，葫芦王地的佤族人依然是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原始宗教。

怒斥洋奴

英国殖民者派遣的“传教士”被胡玉山抵制于葫芦王地之外，侵入葫芦王地征服佉族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他们清楚地知道了这个葫芦王胡玉山比坐山的老虎还厉害，不搞掉他，休想侵占葫芦王地的一寸土地，休想得到一块闪光的银矿。于是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新的花招——收买软化胡玉山。

英国殖民者怎样靠近胡玉山呢？另一个侵略头目伍波兰以交朋友为名，以洋货和银元先收买了班况的几个人。然后，多次派这几个走狗以“亲友”关系到班老、班洪部落进行收买活动。但在班老首先就遭到胡玉山的家族兄弟胡玉禄（困鄂）、胡玉堂和侄儿保卫国的怒斥，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英国殖民者一面在萨尔温江以东赶修公路和作战设施（兵营、机场等），一面又派出洋奴收买总王胡玉山，赶着骡马驮着洋货和银元两次到班洪寨。胡玉山是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了30多年的佉族王，早已知道洋人“送礼”的企图是引鱼上钩，不是“友谊”，而是侵略，根本不怀好意。胡玉山对一伙洋奴怒斥道：“你们就是驮金子来，我也不会准英国人到这里来开矿！”

班洪盟誓

1934年1月24日，迫不及待的英国殖民者不顾班老部落和葫芦王的警告，公然派了250余名英军武装强占了炉房银厂。此事发生后，胡玉山曾派班老王和官员刘国用与英方交涉。英方以“到炉房开矿已得到中国政府允许”为名进行诈骗。胡玉山的代表坚持要英方交出证据，英方见自己的花招被识破，便摆出一副凶相说：“厂地已由贵邦卖给英国！”想以此横蛮无理地赖下去，